

● 人间佛教开展的当代契机（上） 杜忠全

就中国佛教而言，过去的 100 年，跟激变的中国社会，同样地处在世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，面对着时代的大变局。

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有破有立。传统佛教在历史潮流中显得不足，进而刺激了新适应的佛教思潮应运而生。检视百年中国佛教的发展，如果有一明确的新主题的话，便是“人间佛教”的提出与开展了。

传统枷锁下的佛教

自东晋时期的庐山慧远法师送客不过虎溪传为美谈以后，中国佛教总是予人一种退守山林，以山林佛教为正宗的刻板印象。这种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的情势之养成，就政治层面来说，可说是当权者的猜忌心理所致。

宗教信仰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，以致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，是当权者深为了解的。那些借助宗教力量上台的统治者，更深恐会成为下一波以宗教为号召的政治革命运动推翻的对象。这里头，尤其是佛教的教义之中，原本就具有一种弥勒下生的信仰。这种佛教原始信仰中的弥勒下生期许，原就是不离政治理想的，认为弥勒菩萨会在人间出现转轮圣王时下生人间，并在人间修行成佛，普说法法，广度众生。

所谓转轮圣王，原是印度政治理想中所追寻的圣主明君，他以正法而不以暴权治世。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弥勒下生来影射轮王出世的政治号召，造成弥勒下生的思想被曲解。这尤其常为政治人物利用，以之号召推翻旧政权。因此，传统的帝王多对佛教抱有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。佛教退处山林，是遂了当权者的意愿。在当权者的意境中，宗教是绝妙的治世手段，全然废弃，恐怕有违圣训。于是，唯有把佛教安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以减少僧人与普罗大众接触的机会。让划处方外的出家人守在深山之中潜修出世法，一心以解脱开悟为期，而视人世犹如火宅牢狱，跳脱逃避都唯恐不及了，何来参与世俗事务的热情呢？

从山林走向人间

另一方面，佛教归属山林的“出世”型态，亦是儒佛思想诤论所达致的平衡局面。从此，世间的人生事务归属儒家，佛教唯属出世间之精神超脱之追寻而已了。儒、佛各司其职，遂形成了中国人的固定认识而深入民心。

清末民初，西学东渐，西方科学依客观研究所建立的知识架构，动摇了中国传统上依直观体认所构成的知识体系。西风东渐，儒学衰微；而佛教教义体系中较具客观知识倾向的唯识典籍，适时在此刻自日本回流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用以抗衡西方学术的思想武器。于是，佛学便应时填补了儒学衰微之后所留下的思想空间，成为一时之显学。

1911年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经过了屡屡的失败之后，终于成功地把盘据了中国近300年的满清王朝推翻了，并且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王统治政治。这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，让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受到冲激。佛教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自然也面临时代变革洪流的冲激了。

帝王统治时代结束，意味着佛教不再受到政治当局的保护与牵制，同时，佛教的社会参与也不再具有政治禁忌。就前者而言，佛教必须从此自力更生，才能谋求得宗教命脉的延续；依后者来说，佛教此后可以走出山林，以更大的热情来参与社会活动，透过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群，来达到继续壮大与发展的目的。因此，中国佛教的立足重心从山林移向都市人群，在新时代新社会新形势之下，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。

传统政治型态的激变，加上儒学思想主导势力的衰退，为佛教介入社会事务创造了时代契机。实际上，佛教社会化的发展趋势，自明末便已形成了。只是，清末民初的新局面，更易使佛教毫无顾虑地参与社会活动，广泛地介入各种社会事务而已。

15/02/2004 《南洋商报》